大补不受

张欣

纸博

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文工团当创作员,有一次下到基层的机务大队体验生活。某晚场站的大操场放电影《望乡》,第二天去机组和机械师们聊电影,都说没看,被教导员拉出去加班了。教导员说我们平时生活简素,哪里受得了那么大补,如果你们看了电影胡思乱想,维护飞机查不出故障那就是天大的事。

现在想来教导员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机械师的工作辛苦,早上天不亮就到达机场,战斗机飞了一个起落又一个起落,直到傍晚飞行员离开,机械师还要维护飞机确保安全进库简直就是披星戴月还不能出半点差池。

队伍不好带。

时至今日,当年的事件固然已经成为笑谈,那些以前需要艰难面对的状况业已变得不值一提,但是大补不受的事件仍旧屡有发生。

比如不止一个天才少年被父母以半囚禁的方式专注培养,父母自己的人生也完全放弃,这样做的代价是两代人的人生扭曲,最终造成了早慧孩子的早亡,其中一个孩子居然三十岁了都不知道人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添衣减衣成为生活上的白痴。另一位则在赴美留学一年内选择了不归路。

又比如那个知名歌星也是妈妈贴身服务从做童星开始就进了保险柜,长大以后当然也是万事妈妈操心。没有想到的是妈妈盛年就过世了,这个“孩子”完全应付不了精彩而无奈的大千世界,不仅艺途中断人也越来越自闭,最终忧郁成疾选择与世隔绝。因为不会与人打交道当然也没有恋爱结婚这些事。

炼钢炼废的现实足够骨感。

除去这些极端的例子,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是被各种大补重重包围,你在网上买了一件日用品马上同类的产品不断地推送过来。我们想学习一点新知识马上就会有什么元宇宙、EDG冒出来令人目不暇接。网上那些成功者的访谈无一不让我们梦想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那些一下子开五百家连锁店的企业总是让我们心驰神往。

可是我们真的受得了这么大补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偏瘦弱的体质是不能吃十全大补丸的,也就是虚不受补。可是我们的身体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催促着自己飞起来飞起来。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承认我们的能量有限只适合做一点点分内的事。

记得有一年在泰国玩,我和朋友想吃路边小吃但是语言不通,我拿出一把零钱泰铢让她挑,那个做小吃的中年妇女只取走了很少一点钱就把零食给了我们。

在国内,我也会在第一时间承认不会智能操作许多事,需要年轻人或者工作人员帮忙。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有许多事情是搞不懂的,不擅长的,也是终将会被时代淘汰的,如果能够从容地接受这个现实也许才能真正地轻盈度日。我们首先就应该明白人都是很普通的,平凡到不值得大补。

淮剧还好吧

梁伟平

“淮剧还好吧?”每次,刘厚生先生见到我,总有这么充满关切的一问,就像是一位慈父,在关注自己的孩子一样,语气中流露着满满的亲切。

我和刘老相识于1993年岁末,记得那年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舞台创作成果晋京展演。我们剧团的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继成都全国戏剧汇演一炮打响后,再度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演出结束后,中国剧协专门为《金龙与蜉蝣》组织了一场专家座谈会,是由刘老亲自主持的。我虽然对刘老仰慕已久,但却从未有过直接接触,那一天,我惴惴不安地走到刘老身后,小心翼翼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上海淮剧团的梁伟平,没想到刘老就如同多年的好友一般,握着我的手向身旁的于是之大声介绍说:“蜉蝣,好演员!”随后的座谈会上,刘老对“都市新淮剧”的艺术探索十分赞赏,充分肯定。他说“都市新淮剧”的新理念取得了巨大成功,是戏曲的一次重大突破,一方面扩大了观众对象,一方面对艺术提高提出了更高品位的追求。

之后,《金龙与蜉蝣》几乎囊括了戏剧界的全部奖项,我也因此荣获了“第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同时,也是淮剧梅花第一枝。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淮剧也因此大放异彩。记得在“梅花奖”颁奖晚会上,刘老亲自为我题写了“希望你能担当起振兴淮剧的重任”,这句话深深地铭记在心里,成为时时刻刻鞭策我努力前行的一面镜子,一种动力。

刘老对淮剧的感情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1949年前,刘老与淮剧界的骆宏彦、马麟童交往甚密,我们淮剧的很多前辈艺人、表演艺术家,譬如何益山、筱文艳、何叫天、徐桂芳、杨占魁等,都曾是他的座上宾。他说他喜欢淮剧朴实无华的曲调,更喜欢淮剧人憨厚耿直的个性。

八十年代末,传统戏剧舞台一度陷入困境,剧目老化,观众老化,缺乏生机,市场萎缩,淮剧的前景也十分令人担忧,这也是刘老看到《金龙与蜉蝣》之后会如此激动,会对我和我们整个剧组如此关切的缘由,他说他在我们身上看见了戏曲的希望和淮剧的希望。

2006年,是淮剧进入上海的第一百个年头,也是淮剧从盐阜地区的一个地方小戏扎根上海,成为上海地方剧种的第一百年。为此,从五月份开始,上海淮剧团就开始了各种流派的精品展演,到十一月,演出进入高潮,我们第一次走进了上海大剧院,已经85岁高龄的刘老特地为剧团写来了署名文章《创造上海淮剧的特殊风格》,回顾了淮剧进上海的百年历程,提出了淮剧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时,刘老接受了电视采访,只听刘老对淮剧如数家珍,他说“淮剧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剧种,1949年淮剧以上海重要剧种的身份迎接上海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到特殊的重视。为了解决西部工人看戏难的问题,上海市文化局还改建了第一个国营剧场沪西工人文化宫供淮剧演出。”他还说“淮剧与上海产业工人的关系十分亲密,上海刚解放初期,工人翻身作主,每当淮剧演出好戏,散戏后遇到交通不便,电车工会都会专门调出车辆,在剧场附近等候散场的观众送他们回家,这是其他剧种见不到的动人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淮剧都是为上海工人提供文化生活最多的剧种。”淮剧在上海有它辉煌的时代,而从刘老口中娓娓道来,仿佛一切就在昨天,当时我听了非常激动,虽然已经离开上海半个世纪,但刘老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我想如果不是对这个剧种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又怎能对五十年前的往事有如此深刻的记忆?

因为淮剧,我和刘老成了忘年交,碰在一起经常会说起淮剧的传承和创新,让我颇为惊讶的是,刘老虽然年事已高,但思想却极为开放,他说都市新淮剧,其实就是海派淮剧的延续,他希望上海淮剧要有自己的海派风格,从文本到表演都要站在一定的高度,时尚而接地气。

刘老说他是淮剧的老朋友,他喜欢听徐桂芳的《探寒窑》,他说徐派男旦声腔很有特点。说到淮剧,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刘老还专门为我写过两篇文章,尤其是我从艺四十周年纪念之时,他已经90岁高龄,但还给我发来贺信,在贺信中刘老充满期待地说:“你现在是淮剧界最有代表性的大演员,对于振兴淮剧,你们都有重大的责任。祝愿你在心态上从零开始,再干四十年!”我不敢说再干四十年,但是在心态上从零开始,我觉得我做到了,正是这样的心态,让我完成了对武训这个人物的塑造。

2019年6月,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在上海举行,我因主演淮剧《武训先生》中武训一角而荣获了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化表演奖,淮剧再次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恍惚间,我仿佛觉得,刘老就在我身旁,正在问我:“淮剧还好吗?”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淮剧很好,淮剧会更好!”

福有财旺

(中国画) 徐本健

壬寅吉利
百姓无恙

篆刻 嘉山雅士

向往优雅

杜静安

优雅,优雅,优美又雅致之称谓也。美丽是天赐的,优雅则是从文化陶冶中产生和发展的。优雅的打扮和行为举止以及由内而外散发的美好气质让人舒服,宛如清风拂面,沁人心扉,心旷神怡。

A老师,法国国家汽车学校校长助理。那时,我任上海市公用事业学校校长,正与法方著名的职业学校联合办学。相应的校长联席会议每年轮流举行一次,一年在上海,一年在巴黎。而每次代表法方筹备会议并参加商谈的重要角色就是A老师。我至今仍猜不准她的年龄,人到中年是肯定的,但特别阳光,优雅美丽。每次见面,她都主动握手问候,然后莞尔。带着淡淡的好闻的香味,口红不浓不淡恰到好处。在我的印象中,一头自然鬈发的A老师身上所穿的裁剪得体的衣服颜色从没超过三种,大气简洁。法国人一般不喝速溶咖啡,但对中方人员递过去的速溶咖啡,她非但不拒绝,还啧啧称赞“真香”。我至今还保存着A老师陪同中国同行在美丽的塞纳河畔和香榭丽舍大道优雅地散步交谈的彩色照片。按照礼仪习惯,中法校长每次见面,彼此都要互赠小礼品。法方以香水居多,中方以丝巾居多。法国人特别喜欢中国的丝巾,因他们认为丝巾可以为优雅的女人加分。每次拿到礼品,A老师总会当众打开,将色彩鲜艳、质地考究的中国丝巾系到颈间,或作为头巾扎上,有时干脆绕在手上当饰品,并大方地要求大家多角度为她拍照留念。类似场景已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当时中方学校的许多女老师都在悄悄地学习A老师,包括穿着打扮、举手投足、言谈智慧,更包括她给中国学生上课时特有的生动形象。女星奥黛丽·赫本曾经说过,“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A老师真可以称得上是优雅的代名词。

优雅是一种高雅的气质,而匀称的身材则能给优雅加分,游泳就是保持好身材的有效办法。我虽不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但也坚持游泳锻炼几十年。我一直铭记中学时代体育老师启蒙我学会游泳的那种诲人不倦的认真和执着,那时我并不懂优雅,只觉得他与众不同。更难忘在体育老师的一再鼓励下,我坚持了两年室外冬泳。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代表复旦大学大学生参加上海全市组织的游程15000米、持续五个半小时的长游长江纪念活动,胜利到达终点后接受采访,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衷心感谢中学时代的体育老师。在我的心里,他的形象永远是那么优雅、可敬。可以肯定地说,优雅是会感染人的,是可学可用可推广的。

在新冠疫情仍频繁扰人的日子里提“向往优雅”,不是矫情,而是出于对生命的珍爱,对未来的期待。

杭州二首

齐劼人

钱塘

石塘旧事散如烟,
迢遥飞楼列巨川。
簇浪千层铺月下,
流萤万点舞君前。

拂晓湖上

空濛一镜映孤舟,
荷举清风白雾流。
山色浅深如运墨,
点皴勾染柳烟稠。

老人与台阶

杨秉辉

走出“亚健康”

台阶者,不同高度平台之中介者也,人们赖以逐步升高或下降。由于地心引力的关系,上台阶需多努力,故“更上一层楼”成励志嘉勉之词,下台阶则相对轻松,故“给你台阶不下”就有点儿不知好歹了。当然,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台阶。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关注老人的福祉是应有之义。关注老人的健康、防病治病是其一,防止意外伤害亦是重要之举。意外伤害之中、跌倒是最常见的伤害,而跌倒之发生则常与台阶有关。一旦跌倒轻则皮破血流、重则伤筋动骨,其中尤以下肢或脊柱骨折者、对高龄老人而言,甚至有“最后一跌”之说、概言其已无机会再次跌倒之意,其严重性自不言而喻。

山村之路多台阶,故山路难行。四川多山,故曾经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当然,如今已经是天堑变通途了。城中楼房皆楼梯,楼梯即台阶。如今老式公房加装电梯,居民无不称善,即因电梯代替了楼梯上下,方便快捷之故。

就预防跌倒一事而言,若是多层楼梯或许尚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小心从事。问题倒常出在只有三五层台阶之处。然而却很有一些公共场所中常见三五层台阶,而且台阶宽阔甚至数米、十余米者,由于台阶只有三五层,而且台阶宽阔,故多无扶手之设,老人经过则有潜在的风险。如果光线稍暗或老人视力不济,或注意力未能集中,上台阶时可能被绊、下台阶之时可能踏空,皆可致跌倒,两者相较,下台阶时风险或可能更大一些。

故凡公共场所遇有台阶之处,皆宜有充足的照明设施,每级台阶的边缘皆应标以醒目之色彩以引起行人的注意,台阶或虽只三、五级,两侧亦宜安装扶手,其宽敞者,台阶之中部亦应增设扶手,老龄化社会中此类适老之举,当非多余之事。

当然,对于老人而言,“走路防跌、吃饭防噎”,无论居家、外出,行走皆宜小心。看清路面、缓慢行走,若遇台阶、无论上下,尽量把握扶手。“一看、二慢、三扶手”,应是老人行走时应对台阶之要诀。

其实非只老人,对在地铁站内边看手机边行走之青年朋友或亦可借鉴。

同台竞艺收获多

王婉娜

十日谈

十年,是我最宝贵的人生阶段,从对戏曲一无所知的懵懂孩童,到进入剧团正式成为一名戏曲演员,我在戏校坐科整整十年;十年,是戏曲人最熟悉的时间概念,行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是戏曲演员想要成材,想要响当当地立在舞台上,那就必须经历多年的积累和磨炼;十年,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正当年的风度与气魄,从2011年成立至今它秉承着“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统戏曲艺术”的理念,整合上海戏曲院团的力量,推动着戏曲艺术在当代的不断发展,并全力培养了我们这样一批批青年人。

还记得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宣告成立时,我只是个刚刚升入中专5年级的戏校学生。在学校里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每天泡在练功房中,一板一眼练唱腔、一招一式学身段,期待着真正走上舞台的那天。2017年本科毕业,我顺利进入上海越剧院,同时也正式加入了戏曲中心这个大家庭。在这个温暖的家中,德高望重的前辈艺术家与亲切和蔼的领导们是家长,排练场上他们倾囊相授,手把手传授技艺;排练场外,他们认真规划青年演员的发展方向,制定适合的创作目标,搭建各类展示平台。记忆深刻的是“不负韶华——2020年上海戏曲院团夏季集训展演暨‘戏·聚精典’演出季”的推出,更是为六家院团的青年演员们搭建了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在这方青春的演武场上,我和“家”里同龄的小伙们一起铆足了劲儿,努力把自己拿手的技艺展示出来,通过同台演出,我不仅领略了京剧的规范、昆曲的雅致,也近距离感受到了沪剧的亲切、淮剧的质朴,还有评弹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同台竞艺使我能以他人为镜,可省自身之长短、可悟越剧之独特、可感戏曲之朝气。

此外,中心定期举办专题学习和交流、组织优秀舞台剧目观摩、推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拓展了我们青年人的艺术广度和深度,为我们注入现代戏剧理念,更鼓励我们打破剧种、艺术门类的壁垒,引导我们将视野放诸更广阔的艺术天空,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艺术创作观,从人民中来再回到人民中去,明确我们青年传承者的使命与担当,就是要把我们的艺术人生与国家命运、时代责任紧紧相连在一起,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

十年,我从一张白纸到有所收获,白玉兰奖杯、演讲比赛掌声、入选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离不开“家长们”的保驾护航;十年,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从初起步到正芳华,是家人们的共同期盼。下个十年,我愿与中心继续携手并进,一同成长!

戏曲人的坚实后盾是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

戏里有乾坤

责编:徐婉青